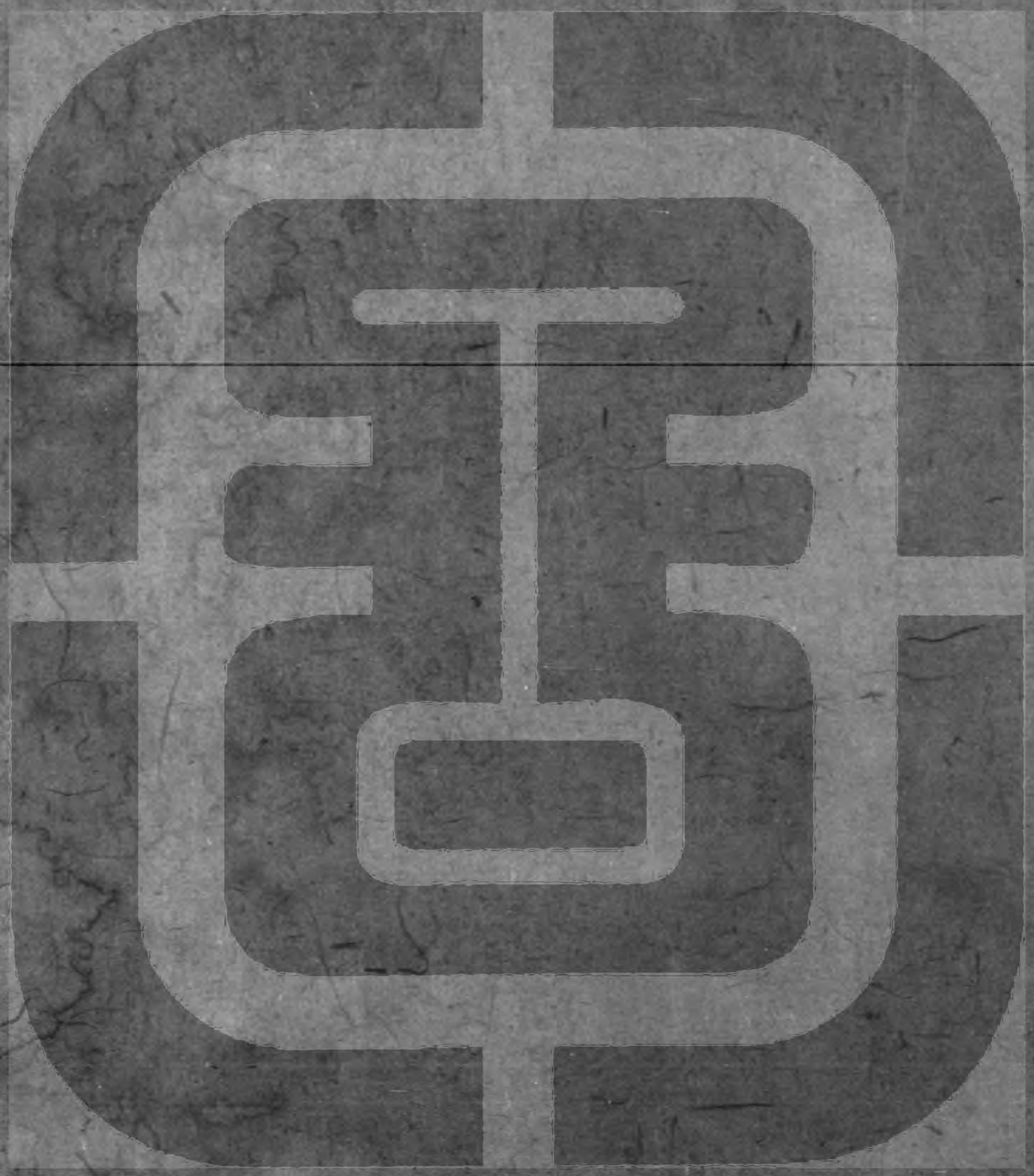

十六國春秋前秦錄目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前秦錄一　春秋卷第二十三
苻洪
前秦錄二　春秋卷第二十四
苻健
前秦錄三　春秋卷第二十五
苻生
前秦錄四　春秋卷第二十六

苻堅上
前秦錄五
苻堅中
前秦錄六
苻堅下
前秦錄七
苻丕
前秦錄八
苻登
春秋卷第三十七
春秋卷第三十八
春秋卷第三十九
春秋卷第四十

前秦錄九
苻雄
苻菁
苻黃眉
苻朗
苻融
苻法
苻宏
苻暉
春秋卷第四十一

苻琳
苻詵
苻雅
苻洛
徤后彊氏
生后梁氏
堅太后苟氏
堅夫人張氏
丕后楊氏

登后毛氏

前秦錄十

趙俱
雷弱兒
魚遵
王墮
彊平
趙煥
杜慈

春秋卷第四十二

呂婆樓
樊世
王猛
梁平老
梁讜
陸績
鄧羌
張平
張蚝
李威
徐嵩
薛强
崔宏
姜宇
索泮
楊安
楊定
高泰

趙整
朱彤
王嘉
張忠
法喜
曇邕
僧朗
孟欽
僧涉公
徐義
釋道安
畢覽
桑虞
王充
苟輔
竇衝
王永
徐成

郭慶
王統
長孫嵩
夏默
許謙
裵洗
韋羆
杜胄
寇修之
何熙仲
竇滔妻蘇氏
韋逞母宋氏

前秦錄目 畢

前秦錄一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苻洪

苻洪字廣世略陽臨渭氐人也其先蓋有扈氏之苗裔子孫強盛世居武都爲西戎酋長始其家池中生蒲長五丈五節狀如竹時咸異之謂之蒲家因以氏焉父懷歸爲部落小帥母姜氏因寢產洪驚覺而寤先是隴右大雨霖百姓苦之誼曰雨若不止洪水必起故因名之曰洪年

十二而父卒代爲部帥好施多權略驍武善騎
射屬劉氏之亂乃散千金招延俊傑訪安危變
通之術戎晉襁負奔之宗人蒲光蒲突遂共推
爲盟主劉曜僭號長安遣使拜平遠將軍不受
自稱護氐校尉秦州刺史略陽公光等逼洪歸
曜曜以洪爲寧西將軍率義戾及曜敗於洛陽
洪率部人西保隴山進爲氐王石虎將兵攻上
邽洪詣虎降虎大悅親出迎之拜冠軍將軍委
以西方之事監六夷諸軍事涇陽伯趙建平四
年石生起兵關中洪遂西結張駿自稱晉北平
將軍雍州刺史虎既滅生洪率戶三萬下隴東
如馮翊說虎徙關中豪傑及羌戎以實東方曰
諸氐皆洪家部曲洪帥以從誰敢違者虎從之
拜洪護氐校尉徙秦雍及氐羌十餘萬戶於關
東遷龍驤將軍流民都督處於枋頭從征段遼
有功遷光烈將軍進爵爲侯尋拜使持節都督
六夷諸軍事冠軍大將軍進封西平郡公其部
下賜爵關內侯者二千餘人以洪爲關內領侯

冉閔言於虎曰蒲洪雄果得將士死力其諸子皆有非常之才且握强兵五萬屯據近畿宜密除之以安社稷虎曰吾方倚其父子以取吳蜀柰何殺之待之愈厚佛圖澄亦言於虎曰觀蒲氏有王氣請急除之虎陰欲殺洪洪稱疾不朝梁犢之亂虎遣洪以車騎將軍從燕王石斌討之遂平梁犢進爲侍中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雍秦州諸軍事雍州刺史改封本國略陽郡公會虎卒石遵卽位閔又言於遵曰蒲洪人傑也今以洪鎮關中臣恐秦雍之地非復國家之有此雖先帝臨終之命然陛下踐祚自宜改圖遵從之罷洪都督餘並如前洪怨之乃歸枋頭遣使降晉後石鑒殺遵所在兵起秦雍流民相率西歸路由枋頭共推洪爲主衆至十餘萬洪子健在鄴斬關出奔枋頭鑒懼洪之逼也欲以計遣之乃以洪爲都督關中諸軍事征西大將軍雍州牧領秦州刺史洪會官屬議應受與否主簿程朴請且與趙連和如列國分境

而治洪怒曰吾不堪爲天子耶而云列國乎引
朴斬之永和六年朝廷規復中原以洪爲氐王
使持節征北大將軍都督河北諸軍事冀州刺
史廣川郡公健爲假節右將軍監河北征討前
鋒諸軍事襄國公時姚弋仲亦有圖據關中之
志恐洪先之遣子襄帥衆五萬伐洪洪迎擊破
之斬獲二萬餘級於是安定梁楞等並率關西
民望說洪曰今胡運將終中原喪亂明公神武
必成大業繼蹤周漢宜稱尊號以副四海之望

洪亦以讖文有草付應王又孫堅之生背有草
付字遂改姓苻氏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
三秦王以南安雷弱兒爲輔國將軍安定梁楞
爲前將軍領左長史馮翊魚遵爲後將軍領右
長史京兆段陵爲左將軍領左司馬王墮爲右
將軍領右司馬天水趙俱隴西牛夷北地辛牢
皆爲從事中郎氐酋毛貴爲單于輔相洪謂博
士胡文曰孤率衆十萬居形勝之地冉閔慕容
儁可指辰而殄姚襄仗子克之在吾數中孤取

天下有易於漢祖初石虎以麻秋鎮枹罕冉閔之亂秋率衆歸鄴洪使子龍驤將軍雄逆擊獲之以爲軍師將軍秋因說洪曰冉閔石祇方相持中原之亂未可平也不如先取關中基業已固然後東征天下誰敢敵之洪深然之既而秋因宴鴆洪欲并其衆世子健收秋斬之洪臨死謂健曰吾所以未入關者以爲中原可指時而定今不幸爲豎子所困中州非汝兄弟所能辦關中周漢舊都形勝之國進可以一同天下退不失保全泰雍吾死之後便可鼓行而西言終而卒年六十六健僭僞位追諡曰惠武皇帝廟號太祖

春秋第三十三卷

就李　項琳之
屠喬孫　仝訂

前秦錄二

魏 散騎常侍 崔鴻 撰

苻健

苻健字建業洪第三子也初母羌氏夢感大熊而孕生之夜洪又夢族曹氏指健謂之曰是兒興家門可以吾名字之於是名熊字世建後避石虎外祖張羆之名故改焉及長雄果便弓馬好施予善事人甚爲石虎父子所親愛歷位冀軍校尉鎮軍將軍虎雖外禮苻氏心實忌之乃

陰殺其諸兄而不害健也永和六年洪死健嗣位代統其衆乃去大都督大將軍三秦王之號稱晉官爵遣叔父安告喪於京師且請朝命秋八月京兆杜洪窃據長安自稱晉征北將軍雍州刺史以馮翊張琚爲司馬戎夏雄儁多歸附之健密圖關中懼洪知之乃僞受石祇官爵以趙俱爲河內太守戎温牛夷爲綏集將軍戎懷密繕宮室於枋頭課所部種麥示無西意有知而不種者健殺之以狥既而自稱晉征西大將軍開府都督關中諸軍事雍州刺史以武威賈玄碩爲左長史略陽梁安爲右長史段純爲左司馬辛牢爲右司馬京兆王魚安定程肱胡文等爲軍諮祭酒悉衆而西以魚遵爲前鋒行至盟津起浮橋以濟遣弟輔國將軍雄帥步騎五千人入自潼關兄子揚武將軍菁帥衆七千人自軹關入河東臨別執菁手曰若事不捷汝死河北我死河南不及黄泉無相見也濟訖焚橋自統大衆隨雄而進杜洪聞之與健書侮嫚之

以司馬張琚弟光一作先字爲征虜將軍帥衆萬三千逆戰於潼關之北光兵大敗走還長安健雖戰勝猶修箋於洪幷送名馬珍寶請至長安上尊號洪曰幣重言卑誘我也乃悉召關中之衆來拒健聞而笑之遇泰之臨健曰小往大來吉亨昔往東而小今還西而大吉執大焉諸君知否此則漢祖屠秦之機也是時衆星夾河西流占者以爲百姓西遷之象健遂率軍進次赤水據其城以抗洪洪弟郁勸洪逆健洪不從郁率所部來降健遣雄略地渭北氐酋毛受屯高陵徐嶷屯好時羌酋白犢屯黃白衆各數萬皆斬槃擒之三輔郡縣堡壁悉降冬十月健長驅至長安杜洪張琚奔司竹十一月甲午入都長安洪懼固守長安九月菁與張光戰於渭北之陰以民心思晉乃遣參軍杜山伯詣建康獻捷并修好於大司馬桓溫於是秦雍夷夏皆來歸附趙梁州刺史石寧獨據上邽不下十二月雄進

兵擊斬之

皇始元年春正月健軍師將軍左長史賈玄碩等請依劉備稱漢中王故事表健爲侍中大都督關中諸軍事大將軍大單于秦王健怒曰吾豈堪爲秦王耶且晉使未返我官位輕重非汝曹所知也既而密使梁安諷玄碩等上尊號健僞讓再三然後許之丙辰僭卽天皇位於南郊紀事本末作天王大單于國號大秦大赦境內改元皇始繕宗廟社稷置百官於長安追尊父洪爲武惠皇帝廟號太祖尊母姜氏爲皇太后立妻强氏爲天皇后子萇爲太子靚爲平原公生爲淮南公覩爲長樂公方爲高陽公碩爲北平公騰爲淮陽公柳爲晉公桐爲汝南公庾爲魏公武爲燕公幼爲趙公以雄爲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領車騎大將軍雍州牧東海公菁爲衛大將軍平昌公宿衛二宮雷弱兒爲太尉毛貴爲司空略陽姜伯周伯周健之舅也爲尚書令梁楞爲左僕射王墮爲右僕射魚遵爲太子太師强平平王后之弟也爲

太傅段純爲太保略陽呂婆樓爲散騎常侍趙
并州刺史張平遣使來降健署爲大將軍冀州
牧三月健置司隸校尉官分遣使者問民疾苦
搜羅雋異寬重斂之稅弛離宮之禁罷無用之
器去侈靡之服凡趙之苛政不便於民者悉除
之夏四月杜洪張琚遣使招晋梁州刺史司馬
勳勳率步騎三萬自漢中入秦川健禦之於五
丈原勳屢戰皆敗退歸南鄭健以中書令賈玄
碩始者不上尊號銜之使人告玄碩與司馬勳
通并其諸子皆殺之是年野蠶成繭野禾被原
百姓採野繭而衣野粟而食關西家給人足
皇始二年春正月丞相雄等固請健正尊號宜
依漢晋兼皇王之美不可過自謙冲同趙之初
號健從之僭即皇帝位於太極殿大赦境內諸
公皆進爵爲王且言單于所以統一百蠻非天
子所宜領以授太子萇立五等之封以次進之
司馬勳既還漢中杜洪張琚屯宜秋洪自以右
族輕琚且知勳憚琚兵强因說勳曰不殺張琚

關中非國家有也勳乃僞請琚於坐殺之琚弟光走池陽合衆攻勳勳頻戰不利杜洪遂自立爲秦王改元建昌署置百官夏四月以張遇爲征東大將軍豫州牧五月健率步騎二萬攻杜洪於宜秋斬之還登石安原而嘆曰美哉斯原也悵然有終焉之志六月甲申健還長安晉鎮西將軍謝尚攻豫州牧張遇於許昌遇遣使請救健遣丞相東海王雄衛大將軍平昌王菁率衆掠地關東并帥步騎二萬援之丁亥與尚戰於頴水之誠橋尚等敗績奔還淮南死者萬五千人雄乘勝逐北至於壘門殺傷過半秋七月雄徙遏及陳頴許洛之民五萬餘戶歸於關中（或作長安）以右衛將軍楊群爲豫州刺史鎮許昌八月健以雷弱兒爲大司馬毛貴爲太尉張遇爲司空冬十月謝尚遣冠軍將軍王俠攻許昌克之豫州刺史楊群退屯弘農十二月丞相雄攻王擢於隴上敗之擢單馬奔涼州雄還屯隴東初有童謠曰十斗二升沙誰爲王擢家至是而

耀敗

皇始三年春正月下書曰其自公卿已下歲舉賢良方正孝廉清才多略博學秀才異行各一人或獻書規諫或面陳朕過其悉以聞勿拘貴賤二月張重華遣將軍張弘宋修會王耀帥步騎萬五千來伐雄與菁率衆拒之大敗涼兵於龍黎斬首萬二千級獲弘修送長安王耀棄秦州奔姑臧健以領軍將軍顧爲秦州刺史鎮上邽三月西域胡劉康詐稱劉曜子聚衆於平陽僞稱晉王夏四月左衛將軍飛討擒之五月王耀復帥衆二萬攻上邽秦州郡縣多應之顧戰敗奔長安六月左衛將軍飛攻氐王楊初於仇池爲初所敗丞相雄平昌王菁帥步騎四萬屯於隴東初張遇自許昌來奔健納遇繼母韓氏爲昭儀數于衆中謂遇曰卿吾假子也遇慙恨因雄等精兵在外陰結關中豪傑欲滅苻氏以雍州歸晉秋七月遇與中黃門劉晃謀夜襲健晃約開門以待之會健使晃出外晃固辭不得

已而行遇不知引兵至門門不開事覺伏誅於是孔特起池陽劉珍夏侯顯起鄠喬秉起雍胡陽赤起司竹呼延毒起灞城衆數萬人各遣使詣晉大司馬征西將軍桓溫中軍將軍殷浩請救八月以左僕射魚遵爲司空九月丞相雄帥衆二萬還長安遣平昌王菁略地上洛置荆州於豐陽縣以步兵校尉金城郭敬爲荆州刺史引南金奇偵弓竿漆蠟通關市來達商於是國用充足異貯盈積矣冬十月丞相雄與淸河王法及左衛將軍飛分討孔特等健兄子輔國將軍黃眉自洛陽來奔十一月雄克池陽斬孔特十二月淸河王法與左衛將軍飛克鄠斬劉珍

夏侯顯

皇始四年春正月辛酉丞相雄克司竹胡陽赤奔灞城依呼延毒二月乙丑晉大司馬桓溫統歩騎四萬發江陵水軍自襄陽入均口至南鄉歩兵自淅川趨武關命司馬勳出子午道趨長安三月溫遣別將攻上洛獲荆州刺史郭敬進

擊青渥城破之（冊府元龜作溫遣京兆太守薛珍擊青泥城破之）司馬勳掠秦西鄙涼秦州刺史王擢攻陳倉以應溫健遣太子萇丞相雄淮南王生平昌王菁北平王碩帥衆五萬拒溫於嶢柳城愁思堆（長安志云後因名桓公堆）夏四月巳亥戰於藍田淮南王生單騎突陳出入以十數殺溫將應誕劉泓士卒死者甚衆溫督軍力戰萇衆大敗丞相雄與溫別將桓冲戰於白鹿原爲冲所敗溫遂轉戰而前壬寅進至灞上萇等退屯城南健與老弱六千固守長安小城悉簽精兵三萬爲游軍遣大司馬雷弱兒等與萇合兵拒溫三輔郡縣爭持牛酒迎降於溫溫撫諭居民使安堵復業男女夾路觀之耆老有感泣者曰不圖今日復覩官軍健別遣雄帥騎七千馳襲司馬勳於子午谷破之勳退屯女媧堡五月王擢拔陳倉殺健扶風內史毛難丞相雄復與桓冲戰於白鹿原冲師敗績死者萬餘人初溫恃秦麥熟以爲軍資而健悉芟麥清野以待之軍糧不屬士卒乏食六月丁

丑溫徙關中三千餘戶而還呼延毒帥衆一萬從溫萇等又追擊之比至潼關溫軍屢敗失亡萬計丞相雄擊司馬勳王擢於陳倉勳奔漢中擢奔略陽遂攻喬秉於雍八月斬之關中悉平以光祿大夫趙俱爲洛州刺史鎮宜陽先是月奄掩星在輿鬼占者曰秦有兵革之象會溫來伐至是而退健賞拒溫之功以雷弱兒爲丞相毛貴爲太傅魚遵爲太尉淮南王生爲中軍大將軍平昌王菁爲司空其年西虜乞沒渾邪遣子入侍健於是置來賓館於平朔門以懷遠人起靈臺於杜門與百姓約法三章薄賦卑宮垂心政事數延公卿咨講治道承趙人苛虐奢侈之後易以寬簡節儉崇禮耆老修尚儒學秦人大悅太子萇拒桓溫爲流矢所中冬十月萇卒謚曰獻哀十一月王擢帥衆來降健以擢爲尚書以上將軍啖鐵爲秦州刺史健叔父武都王安自晉還爲姚襄所虜以爲洛州刺史十二月安自襄亡歸健以

安爲大司馬驃騎大將軍并州刺史鎮蒲阪是
歲關中大饑米一斗直布一疋
皇始五年春二月蝗虫大起自華澤西至隴山
食百草無遺牛馬相噉毛虎狼食人行路斷絶
健自蠲百姓租稅減膳徹懸素服避正殿新平
有長人見長五丈語於百姓張靖曰苻氏應天
受命今當太平外面者歸中而安泰問其姓名
弗答俄而不見新平令以聞健以爲妖妄詔靖
繫獄會大雨霖河渭沉溢蒲坂津監寇登於河

中得大屐一隻長七尺三寸足跡稱屐指長尺
餘文深一寸健嘆曰覆載之中何所不有張靖
所見定不差也赦之夏四月河內太守王會黎
陽太守韓高以郡叛降於燕立淮南王生爲太
子以司空平昌王菁爲太尉尚書令王墮爲司
空司隸校尉梁楞爲尚書令六月丙子健寢疾
庚辰平昌王菁勒兵入東宮將殺太子生而自
立時生侍疾西宮菁以健爲已卒攻東掖門健
聞變登端門陳兵自衛衆見健惶懼皆舍仗逃

散健執菁數而殺之餘無所問壬午以大司馬武都王安都督中外諸軍事甲申健引太師魚遵丞相雷弱兒太傅毛貴司空王墮尚書令梁楞左僕射梁安右僕射段純吏部尚書辛牢等嘱以後事受遺輔政健謂太子生曰六夷酋帥及大臣執權者若不從汝命宜漸除之乙酉薨於太極前殿在位五年年四十九（一作三十九）葬原陵謚曰明皇帝廟號世宗永興初追尊曰景明皇帝號高祖

春秋第三十四卷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苻生

苻生字長生健之第三子也封淮南王幼而麤（麤）暴昏醉無賴祖洪甚惡之生無一目爲兒童時年七歲洪戲之問侍者曰吾聞瞎兒一淚信乎侍者曰然生怒引佩刀自刺出血曰此亦一淚也洪大驚鞭之生曰性耐刀槊不堪鞭捶洪曰汝爲爾不已吾將以汝爲奴生曰可不如石勒

也洪懼跣而掩其口謂其父健曰此兒狂勃宜早除之不然長大必破人家健將殺之健弟雄止之曰兒長成自當修改何可遽爾如此健乃止及長力舉千鈞雄勇好殺手格猛獸走及奔馬擊刺騎射冠絕一時桓溫來伐生單馬入陣搴旗斬將者前後十數初健之長子萇既死母強氏意在少子柳健以讖有三羊五眼之言故立爲太子皇始五年六月健卒僭即皇帝位大赦境內改元壽光群臣奏曰先帝晏駕甫爾而即改元非禮也生怒窮推議主得右僕射段純殺之秋七月尊母強氏爲皇太后立妻梁氏爲皇后以太子門大夫南安趙韶爲右僕射太子舍人趙誨爲中護軍著作郎董榮爲尚書並以佞倖進也八月生封所善衛大將軍黃眉爲廣平王前將軍飛爲新興王徵呂婆樓爲侍中左大將軍大司馬武都王安領太尉晉王柳爲征東大將軍并州牧鎮蒲阪魏王庾爲鎮東大將軍豫州牧鎮陝城自餘封授有差初生將強懷

與桓溫戰沒其子延未及封而健死會生出遊
懷妻樊氏於道上書論懷忠烈請封其子生怒
射而殺之中書監胡文中書令王魚言於生曰
比頻有客星孛於大角熒惑入於東井大角爲
帝坐東井秦之分野於占不出三年國有大喪
大臣戮死願陛下遠追周文修德以禳之惠和
群臣以成康哉之美生曰皇后與朕對臨天下
可以應大喪矣毛太傅梁車騎梁僕射受遺輔
政可以應大臣矣九月殺皇后梁氏及太傅錄
尚書毛貴（后之舅也）車騎將軍尚書令梁楞左僕射
梁安冬十一月以吏部尚書辛牢守尚書令右
僕射趙韶爲左僕射尚書董榮爲右僕射中護
軍趙誨爲司隸校尉十二月殺丞相雷弱兒及
其九子二十七孫於是諸羌皆有離心生雖在
諒闇遊飲自若荒耽淫虐殺戮無道常鑾弓露
刃以見朝臣錘鉗鋸鑿可以害人之具備置左
右即位未幾后妃公卿已下至於僕隸凡殺五
百餘人截脛拉脇鋸項刳胎者比比有之

壽光二年春正月嬖臣右僕射董榮言於生曰日蝕之變宜以貴臣應之生曰唯有大司馬國之懿戚不可其在王司空乃殺司空王墮洛州刺史杜郁墮之甥也左僕射趙韶惡之譖於生以爲貳於晉殺之壬戌宴群臣於太極殿酣飲樂奏生親歌以和之命尚書令辛牢爲酒監既而怒曰何不强人酒而猶有坐者引弓射牢殺之百寮大懼莫不引滿昏醉污服失冠蓬頭僵仆生乃大樂二月生聞張祚見殺玄靚幼冲命

征東大將軍晉王柳遣參軍閻負梁殊使凉以書喻之負殊至姑臧玄靚年幼不見殊等凉州牧張瓘見之曰孤之本朝世執忠節遠宗大晉臣無境外之交二君何以來辱負殊曰晉王與君鄰藩義好有自來矣雖山河阻絕然風通道會不欲使羊陸二公獨美於前主上以欽明紹統八表宅心光被四海功格天地晉王思與張王齊曜大明交玉帛之好兼與君公同金蘭之契是以不遠而來君何怪焉瓘曰羊陸一時之

事亦非純臣之義也本朝六世重光固忠不貳若與苻征東通使是上違先公純誠之志下乖河右遵奉之情其可乎負殊曰昔微子去殷項伯歸漢雖背君違親前史美其先覺亡晉之餘遠逃江會天命去之淪絕已久故尊先王翻然改圖北面二趙蓋神算無方見機而作也今大秦威德方盛君公若欲自尊河右則衆旅非秦之敵如欲宗歸遺晉則深乖先君雅旨曷若遠蹤竇融附漢之規近遵述先王歸趙之事垂祚無窮永延遐祉乎璿曰中州無信好食誓言往與石氏通好使車適返戎騎已至中國之風誠在昔日不足復論通和之事也負殊曰三王異政五帝殊風趙多姦詐秦崇信義豈得一槩待之乎張光楊初皆擅兵檝之赦其難恕之罪寵以爵封之榮今上道合二儀慈弘山海信符陰陽御物無際不可以二趙相況也璿曰必如君言秦之威德無敵何不先取江南則天下盡爲秦有征東何辱命焉負

殊曰先帝以大聖神武開構鴻基强燕納款八州效順王上欽明道必隆世慨徽號擁於河西正朔未加吳會以吳必須兵服涼可以義懷故遣行人先申大好如君公未達天命正可緩江南數年之命廻師西旆恐涼州弗可保也璀曰我跨據三州帶甲十萬西包葱嶺東阻大河伐人有餘而況自守何畏於秦負殊曰貴州山河之固孰若崤函五郡之衆孰若秦雍杜洪張琚因趙氏之成資據天阻之險固策三秦之銳轄

隴海之饒勁士風集驍騎如雲兵强財富自謂天下可平關中可守有囊括宇內席卷四海之志先帝戎旗西指冰消雲散人詠來蘇旬月之間不覺易主燕雖虎視關東猶以地勢之義遵順之理北面稱藩貢不踰月致肅愼楛矢通九夷之珍單于屈膝名王內附主上若以貴州不服赫然奮怒控弦百萬鼓行西濟未知貴州將何以抗之盍追先王臣趙故事世享大美爲秦西藩璀曰然秦之德義加於天下江南何以不

賓負殊曰文身之俗負阻江山道汚先叛化盛
後賓自古而然豈但今也故詩曰蠢爾蠻荆大
邦爲仇言其不可以德義懷也璀曰秦據漢舊
都地兼將相文武輔臣領袖一時者誰也負殊
曰皇室懿藩忠若公旦者則大司馬武都王安
征東大將軍晉王柳文武兼才神器秀拔入可
允釐百工出能折衝萬里者衛大將軍廣平王
黄眉後將軍清河王法龍驤將軍東海王堅之
兄弟其耆年碩德德侔尚父者則太師錄尚書
事廣寧公魚遵清素剛嚴骨硬貞亮者則左光
祿大夫强平金紫光祿大夫程肱牛夷博聞多
識探賾索幽者則中書監胡文中書令王魚黄
門侍郎李桑雄毅厚重權智無方者則左衛將
軍李威右衛將軍雅才識明達令行禁止者則
特進領御史中丞梁平老特進光祿大夫强汪
侍中尚書呂婆樓文史富贍鬱爲文宗者則尚
書右僕射董榮秘書監王颺著作郎梁讜驍勇
多奇略攻必取戰必克關張之流萬人之敵者

則前將軍新興王飛建節將軍鄧羌立忠將軍
彭越安遠將軍范俱難建武將軍徐盛常伯納
言卿校牧守則人皆文武莫非才賢其餘懷經
世之才蘊佐時之略守南山之操遂而不奪者
王猛朱肜之倫相望於巖谷濟濟多士焉可殫
言姚襄張平一時之傑各擁數萬狼顧偏方委
忠獻款請爲臣妾小不事大春秋所誅惟君公
圖之瓘曰茲事當決之於王非身所了負殊曰
涼王雖英睿夙成然年在幼冲君公居伊霍之
任安危所係見機之義實在君公耳瓘新輔政
河西所在兵起懼秦師之至乃以玄靚之命遣
使稱藩生因其所稱官爵而授之燕王慕容儁
遣將軍慕輿長卿等帥衆七千人自軹關攻幽
州刺史强晉書作張哲於裴氏堡晉將軍劉晉書作王度
卿飛未至而度退羌及長卿戰於堡南大破之
獲長卿及甲首二千七百餘級姚襄帥衆萬餘

攻平陽太守產於匈奴堡晉王柳救之爲襄所
敗引還蒲阪襄進攻堡克之殺產盡抗其衆遣
使從生假道將還隴西生將許之東海王堅諫
曰姚襄人傑也今還隴西必爲深患不如誘以
厚利伺隙擊之生乃止遣使拜襄官爵襄不受
斬其使者焚所送章冊寇掠河南生怒命大將
軍張平討之襄乃卑辭厚幣與平結爲兄弟更
與秦通和三月生發三輔人治渭橋金紫光祿
大夫程肱以妨農害時上疏切諫生怒殺之夏
四月長安大風發屋拔樹行人顛頓宮中奔擾
或稱賊至宮門晝閉五日乃止生推告賊者殺
之刳出心胃生舅左光祿大夫强平切諫曰元
正盛旦日有餘之正陽神朔昏風大起兼之水
旱不時獸災未息此皆由陛下不勉强於政事
乖和氣所致也願陛下務養元元平章百姓棄
纖芥之嫌含山岳之過致敬宗廟愛禮公卿去
秋霜之威垂三春之澤則奸回寢止妖祲自消
乾靈祇祐皇家永保無窮之美矣生怒以爲妖

言鑿其頂而殺之衛將軍廣平王黃眉前將軍新興王飛建節將軍鄧羌侍讌禁中以平太后之弟卬頭固諫生弗許出黃眉爲左馮翊飛爲右扶風羌行咸陽太守猶惜其驍勇故皆弗殺五月太后强氏以憂憤卒謚曰明德六月生下書曰朕受皇天之命承祖考之業君臨萬邦子育百姓嗣統以來有何不善而謗讟之音扇滿天下殺不過千而謂之殘虐行者比肩未足爲希方當峻刑極罰復如朕何時虎狼大暴從橫關西至於長安晝則斷道夜則發屋不食六畜專務食人自元年春至於二年夏凡殺七百餘人百姓苦之皆廢耕桑相聚邑居爲害滋甚內外惔懼秋七月群臣奏請禳災生曰野獸饑則食人飽自當止終不能累年爲患也何禳之有且天豈不愛群生而年年降罰正以百姓犯罪者多將助朕專殺而施刑教故耳但勿犯罪何爲怨天而尤人哉冬十月生如阿房遇兄與妹俱行者逼令爲非禮固執不從生怒殺之尚書

僕射賈玄石形貌美偉生與妻樓上望見玄石
在庭中妻曰此何人也生曰汝欲得也乃誅玄
石嘗讌群臣於咸陽故城有後至者皆斬之生
夜食棗多至旦而有疾召太醫令程延使珍之
延曰陛下無他疾食棗多耳生怒曰嘻汝非聖
人安知吾食棗乃殺之又使太醫某合安胎藥
問人參好惡幷藥分多少曰雖小小不具自可
堪用生以爲譏其目鑿其目出然後斬之常從
輿上溲便輦者謂之天雨

壽光三年春二月太白犯東井有司奏曰東井
秦之分野太白罰星必有暴兵起於京師生曰
太白入井必將渴耳何所怪乎夏四月姚襄將
圖關中自北屈進屯杏城遣輔國將軍姚蘭略
地敷城曜武將軍姚益生左將軍王欽盧招動
定陽北地芹川諸羌胡皆應之有衆二萬七千
進據黃落生遣衛大將軍廣平王黃眉平北將
軍道龍龍驤將軍東海王堅建節將軍鄧羌率
步騎萬五千禦之生將飛龍擊蘭檎之襄深溝

高壘固守不戰羌說黃眉曰傷弓之鳥落於虛發襄頻爲桓溫張平所敗銳氣已竭今固壘不戰是窮寇也然其爲人强狠易以剛動若鼓譟揚旗壓其壘門彼必忿怒而出可一戰擒也黃眉從之五月羌帥騎三千壓於襄壘襄果怒盡銳出戰羌僞不勝引騎而退襄追之至於三原羌廻騎拒襄俄而黃眉與堅大衆繼至襄兵大敗時襄所乘駿馬曰黧眉騧日行千里是戰也馬倒擒而斬之盡俘其衆弟萇帥衆來降襄載其父弋仲之柩在軍中生以王禮葬弋仲於孤磐亦以公禮葬襄廣平王黃眉等振旅還長安生不之賞數衆辱之黃眉怒謀殺生自立事覺伏誅事連王公親戚多有死者生夢大魚食滿又長安謠曰東海有魚化爲龍男便爲王女爲將軍第在洛門之東生不知是堅以謠夢之故誅侍中太師錄尚書事廣甯公魚遵并其七子十孫時又謠曰百里堠望空城鬱鬱何青青瞎兒

不知法仰不見天星於是悉壞諸空城以禳之法是符法也金紫光祿大夫牛夷懼不免禍求爲荆州出鎮上洛生不許曰公忠肅篤敬宜左右朕躬豈有外鎮之理改爲中軍將軍引見調之曰牛性遲重善持轅軛雖無驥足動負百石夷曰雖服大車未經峻壁願試重載乃知勳績生笑曰何其快也公嫌所載輕乎朕將以魚公爵位處公夷懼歸而自殺生荒暴日滋殘虐彌甚躭湎於酒無復晝夜群臣朔望朝謁漏盡請見生曰日知盡乎須待飲訖罕有見者或日暮不出百僚儳弊或至申酉乃出臨朝輒怒色厲推行殺戮連月昏醉弗堪省覽往往寢落醉中決事左右因以爲奸賞罰無準因醉問左右曰天下唯歌太平未聞有怨生怒曰汝媚我也引自吾臨天下以來汝等外聞何所聞乎或對曰陛下聖明宰世子育百姓賞必當功刑必當罪而斬之他日又問或對曰陛下刑罰微過又怒曰汝謗我也亦斬之所幸妻妾小有忤旨輒便

殺之流其尸於渭水或使宮人與男子裸交於殿前引群臣臨而觀之或生剝牛羊驢馬活爓鷄豚鵝鴨數十爲群縱之殿前或剝死囚面皮令其歌舞臨觀以爲嬉樂宗室勳舊親戚忠良殺害略盡王公在位者悉以疾告歸人情危駭道路以目群臣奔走草野皆曰從虎口出左右得保一日如度十年自以眇目所諱言者殘缺傷毀偏隻少無不足不具之類皆不得道左右忤旨誤犯而死者不可勝紀六月太史令康權

言於生曰昨夜三月並出孛星入於太微連於東井自去月上旬沉陰不雨迄至於今將有下人謀上之禍深願陛下修德以消之生怒以爲妖言撲而殺之生夜坐對侍婢曰阿法兄弟亦不可信明當除之侍婢以告堅及堅兄清河王法法遂與特進領御史中丞梁平老特進光祿大夫强汪帥壯士數百人潛入雲龍門堅與侍中尚書呂婆樓帥麾下三百餘人鼓譟繼進宿衛將士皆舍杖歸堅生猶昏醉寢而未寐堅衆

既至生驁問左右曰此輩何等人左右曰賊也生曰賊也何不拜之堅兵皆笑生又大言何不速拜不拜者斬之堅衆引生置於別室廢爲越王壽而殺之時年二十三在位三年諡曰厲王封生子馗爲越王以嗣之

春秋第三十五卷

就李 項琳之
屠喬孫 同訂

前秦錄四

春秋卷第三十六

魏 散騎常侍 崔鴻 撰

苻堅上

苻堅字永固一字文玉或作名健弟雄之第二子也趙建武中洪從石虎徙鄴家於永貴里母苟氏嘗遊漳水祈子於西門豹祠歸其夜夢與神交因而有孕十二月而生堅有神光之異自天燭其庭堅背有赤文隱起狀如篆文成字曰帅

音草 付臣又土王咸陽堅秘而莫之傳也姿貌魁

傑臂垂過膝目有紫光祖洪見堅狀貌奇而愛之欲令頭堅腹軟字之曰堅頭（堅或作肩）年七歲聰敏好施舉止不踰規矩每侍洪側輒量洪舉措取予不失楹候洪每謂健曰此兒姿貌瓌偉質性過人頭大鎮重身長任大足短安下非常相也趙光祿大夫司隸校尉高平徐統有知人之鑒遇堅於路異之執其手曰苻郎此官之御街小兒敢戲於此不畏司隸耶堅曰司隸縛犯罪者不縛小兒戲也統顧左右曰此兒有伯王之相左右怪之曰此兒狀貌甚醜而君以爲貴相何異也統曰非爾等所及知也後又遇之統下車屏人密謂之曰苻郎骨相不恒後當大貴但恨僕老不及見如何堅曰若如公言不敢忘德八歲請就師學洪曰尚小未可吾年十三方欲求師時人猶以爲速成況汝戎狄異類世知飲酒今乃求學耶欣而許之性至孝博學多才執年十一便有經略大志健之西入關也次於曲沃夢天神遣使者赤冠朱衣命拜堅爲龍驤

將軍翼日乃爲壇於曲沃以授之健泣謂堅曰汝祖昔受此號汝父次爲之今若復爲神明所命可不勉之堅揮劍捶馬志氣感厲士卒莫不憚服於是要結儁傑以圖緯世之宜呂婆樓强汪梁平老等皆有王佐之才傾身禮之以爲股肱羽翼太原薛讚略陽權翼見而驚曰非常人也及生嗣位讚翼說堅曰王上猜忍暴虐中外離心有德者昌無德者殃天之道也神器甚重方今宜主泰祀者非殿下而誰願殿下順天人之心以行湯武之事勿使他姓得之堅以問尚書呂婆樓婆樓曰僕乃鐶上人耳不足以辦大事僕里舍有王猛其人謀略不世出殿下宜請而咨之堅因婆樓以招猛一見如舊友語及時事堅大悅自謂如劉玄德之遇諸葛孔明也生既殘虐無度特進領御史中丞梁平老等亟以爲言詳具平老傳堅遂與兄淸河王法謀殺生既而以位讓法法曰汝嫡嗣且賢宜立堅曰兄年長宜立群臣皆頓首固請堅從之

永興元年夏六月堅去皇帝之號稱大秦天王
即位於太極殿誅生佞臣中書監董榮左僕射
趙韶等二十餘人大赦境內殊死已下遂以晉
升平元年改元永興追諡父雄爲文桓皇帝母
苟氏爲皇太后妃爲皇后世子宏爲皇太
子以清河王法爲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
丞相錄尚書事東海公諸王皆降爵爲公以從
祖右光祿大夫永安公侯爲太尉從兄晉公柳
爲車騎大將軍尚書令封弟融爲陽平公雙爲
河南公子丕爲長樂公暉爲平原公熙爲廣平
公廞爲鉅鹿公漢陽李威爲衛將軍尚書左僕
射梁平老爲右僕射强汪爲領軍將軍仇騰爲
尚書領選席寶爲丞相長史行太子詹事呂婆
樓爲司隸校尉王猛爲中書侍郎八月復以薛
讚爲中書侍郎權翼爲給事黃門侍郎與王猛
並掌機密九月追復魚遵雷弱兒毛貴王墮梁
楞梁安段純辛牢等悉復本官以禮改葬之子
孫存者皆隨才擢授大將軍冀州牧張平謀叛

據新平雁門河西太原上黨上郡諸地壁壘三百餘夷夏十餘萬戶拜置征鎮欲與秦角冬十月平帥衆掠境堅以晉公柳都督并冀州諸軍事加并州牧鎮蒲坂以禦之十一月丞相東海公法以疑忌賜死苟太后以法長且賢又得衆心懼終爲變故遣殺之堅性友愛與法訣於東堂慟哭嘔血謚曰哀十二月堅行至尚書以文案不治免左丞程卓官以王猛代之於是修廢職繼絕世禮神祇課農桑立學校鰥寡孤獨高年不自存者賜穀帛有差其殊才異行孝友忠義德業可稱者令所在以聞泰民大悅

永興二年春二月堅自將討張平以驍騎將軍鄧羌爲前鋒督護率騎五千據汾上平使養子張蚝禦之蚝多力趫捷與羌相持旬餘莫能相勝三月堅至銅壁平悉衆出戰堅鷹揚將軍呂光刺蚝中之鄧羌擒蚝以獻平衆大潰懼而請降堅赦其罪署爲右將軍蚝爲虎賁中郎將徙平所部三千餘戶於長安夏四月堅如雍祠五

時六月如河東祠后土秋八月自臨晉登龍門
顧謂群臣曰美哉山河之固婁敬有言關中四
塞之國眞不虛也權翼薛讚對曰臣聞夏殷之
都非不險也周秦之衆非不多也終於身竄南
巢首懸白旗軀殘於犬戎國分於項籍者何也
德之不修故耳吳起有言在德不在險深願陛
下追蹤唐虞懷遠以德山河之固不足恃也堅
大悅至韓原觀晉魏顆鬼結草抗秦軍之處賦
詩而歸九月庚辰堅還長安以太尉永安公戾
守尚書令賜爵父後者爵一級鰥寡高年穀帛
有差巡所過田租之半是秋大旱堅減善徹樂
金玉綵繡皆散之戎士命后妃以下悉去羅紈
衣不曳地開山澤之利公私共之息兵養民旱
不爲災王猛曰親幸用事宗親勳舊莫不嫉之
諸氏紛紜兢陳猛短堅恚甚慢罵或有鞭撻於
殿庭者權翼進曰陛下宏達大度善馭英傑神
武卓犖錄功捨過有漢祖之風然慢易之言所
宜除之堅笑曰朕之過也自是公卿以下見猛

屏息

井露元年春正月起明堂禪南北郊祀其祖洪以配天宗祀其伯健於明堂以配上帝二月親耕藉田皇后苟氏親蠶於南郊平羌護軍高離據略陽叛永安公庾辜衆討之未克而卒謚曰威夏四月驍騎將軍鄧羌秦州刺史嗟鐵討平之五月堅如河東南遊霸陵顧謂群臣曰漢祖起自布衣廓平四海佐命功臣孰爲首乎權翼進曰漢書以蕭曹爲功臣之冠堅曰漢祖與項羽爭天下困於京索之間身被七十瘡通中六七父母妻子爲楚所困平城之下七日不火食賴陳平之謀太上妻子克全免匈奴之禍二相何得獨高也雖有人狗之喻豈黃中之言乎於是酣飲極歡命群臣賦詩六月井露降乃大赦境內殊死已下改元爲井露秋七月堅自河東還以驍騎將軍鄧羌爲御史中丞八月下書曰咸陽內史王猛言彰出納所在著績有卧龍之才宜入贊百揆絲綸王言可徵拜侍中中書令

領京兆尹特進光祿大夫强德健后之弟也酗酒豪橫掠人財貨子女爲百姓患猛下車收德奏未及報已陳尸於市堅馳使赦之不及猛與中丞鄧羌同志疾惡無所顧忌數旬之間權傾貴戚殺戮刑兒者二十餘人百僚震栗姦猾屏氣路不拾遺風化大行堅歎曰吾今始知天下之有法天子之爲尊也乃以猛爲吏部尚書尋遷太子詹事冬十一月轉左僕射餘官如故十二月以猛爲輔國將軍司隸校尉居中宿衛僕射詹事侍中中書令領選如故猛上疏辭曰伏見散騎常侍陽平公融明德懿親光祿散騎西河任群忠貞淑愼處士京兆朱肜博識聽辨並宜左右彌綸暉贊九棘愚臣庸鄙請避賢路堅曰機務俊才允屬明哲朝野所望豈容致辭所舉融等尋別銓叙於是以融爲侍中中書監左僕射任群爲光祿大夫領太子家令朱肜爲尚書侍郎領太子庶子猛時年三十六歲中五遷權傾內外人有毀之者堅輒罪之於是群臣莫

敢復言以左僕射李威領護軍右僕射梁平老爲使持節都督北垂諸軍事鎮北大將軍戎朔方之西丞相司馬賈雍爲雲中護軍戎雲中之南遣使巡察四方及戎夷種落州部有高年孤寡不能自存長吏刑罰失中爲百姓所苦清修疾惡勸課農桑有便於俗篤學至孝義烈力田者皆令條具以聞

廿露二年春正月堅分司隸置雍州又分京兆爲咸陽郡置渭南縣屬京兆郡二月以河南公雙爲都督雍河涼三州諸軍事征西大將軍雍州刺史改封趙公鎮安定封弟忠爲河南公三月匈奴左賢王劉衛辰遣使來降請田內地春來秋返堅許之夏四月雲中護軍賈雍遣司馬徐斌率騎襲之因縱兵掠奪堅怒曰朕方修魏絳和戎之術不可以小利忘大信昔荊吳之戰事興蠻婦澆瓜之惠梁宋息兵夫怨不在大事不在小擾邊動衆非國之利也所獲資產其悉以歸之乃黜雍官以白衣領職遣使修和示之

信義衛辰於是入居塞內貢獻相尋冬十月烏桓獨孤部鮮卑沒奕于各帥衆數萬來降堅初欲處之塞內陽平公融諫曰戎狄異類人面獸心不知仁義其稽顙內附實貪地利非懷德也不敢犯邊實憚兵威非感恩也今處之於塞內與民雜居彼窺郡縣虛實必爲邊患不如徙之塞外以存荒服之義堅從之

甘露三年春正月劉衛辰掠邊民五十餘口爲奴婢來獻堅責之使歸所掠衛辰由是叛附於魏時猶稱代秋九月乙亥鳳凰集於東闕大赦境內百僚進位一級民因歌之曰鳳凰於飛其羽翼翼翊我聖后饗齡萬億初堅將爲赦與左僕射猛右僕射融密議於露臺悉屏左右親爲赦文猛融供進紙筆有一大蒼蠅入自牖間鳴聲甚大集於筆端驅而復來堅惡之久之乃去俄而長安街巷市里民相告曰官今大赦有司以聞堅驚謂猛融曰禁中無耳屬之理事何從而洩於是勅內外推窮之咸言有一小人衣黑衣大

呼於市曰官今大赦須臾不見堅嘆曰其向蒼
蠅乎聲狀非常吾固惡之諺曰欲人勿知莫若
勿爲聲無細而弗聞事未形而必彰者其此之
謂也冬十二月廣修學官詔郡國學生通一經
已上充之公卿已下子孫並遣受業命牧守宰
各舉孝悌力田清修廉直學爲通儒才堪幹事
者皆旌表之察其所舉得人者賞非其人者罰
由是人莫敢妄舉而請托不行士皆自勵雖宗
室外戚無才能者盡棄不用當是之時內外群
臣率皆稱職田疇修闢倉廩充盈盜賊屏息典
章法物莫不悉備

丼露四年夏五月堅親臨太學考諸生經義優
劣品而第之問難五經博士多不能對堅謂博
士王寔曰朕一月三臨太學黜陟幽明躬親獎
勵罔敢勤違庶幾周孔微言不由朕而墜漢之
二武其可追乎寔曰自劉石擾覆華畿二都鞠
爲茂草諸生罕有或存墳籍滅而莫紀經淪學
廢奄若秦皇陛下神武撥亂道隆虞夏開庠序

之美弘儒教之風化盛隆周垂馨于祀漢之二
武焉足論哉自是每月一臨太學諸生兢相勸
勵秋七月黃龍見於成紀梁山崩是年造刀一
口用五千工銘曰神術隸書
甘露五年白虎見於天水
甘露六年夏六月遣大鴻臚拜張天錫爲大將
軍涼州牧西平公秋八月汝南公騰謀反伏誅
騰生之弟也是時生弟晉公柳等猶有五人王
猛言於堅曰不去五公終必爲患堅不從屠各
張罔聚衆數千自稱大單于寇掠郡縣堅以尚
書鄧羌爲建節將軍帥衆七千討平之九月命
公國各署三卿并餘官皆聽自采辟獨爲置郎
中令富商趙掇丁妃鄒甕等家累千金車服之
盛擬則王侯諸公競引之爲國貳卿黃門侍郎
安定程憲言於堅曰趙掇等皆商販醜豎市郭
小人車馬衣服僭同王者官齊君子爲藩國列
卿傷風敗俗有虧聖化宜肅明典法使清濁顯
分堅乃下詔稱本欲使諸公延選英儒乃更徵

濫如是其令有司推檢引掇等爲國卿者皆降其爵自今國官皆委之銓衡自非命士已上不得乘車馬去京師百里內工商皁隸婦女不得服金銀錦繡犯者棄市於是平陽平昌九江陳留安樂五公皆降爵爲侯

建元元年春正月大赦境內殊死已下改元爲建元雍州秀才段鏗等對策上第拜吏部郎中孝廉通經者十餘人皆拜令長三月燕太宰慕容恪吳王慕容垂攻拔咸陽略地至崤澠關中大震堅親屯陝城以備之夏六月匈奴右賢王曹轂左賢王劉衛辰舉兵叛轂帥衆二萬攻杏城已南郡縣屯馬蘭山索虜烏延等亦叛堅而通於辰轂堅率中外精銳討之使衛大將軍李威左僕射王猛輔太子宏留守長安以前將軍楊安鎮軍將軍毛盛爲前鋒都督秋八月轂遣弟活拒戰於同川安大敗之斬首四千餘級轂懼請降徙其酋豪六千餘戶於長安進擊烏延斬之建節將軍鄧羌討衛辰擒之於木根山九

月堅自聰馬城如朔方巡撫諸夷冬十月征北將軍淮南公幼帥杏城之衆乘虛襲長安李威擊斬之十一月堅還長安以李威守太尉加侍中以曹轂爲雁門公劉衛辰爲夏陽公各使統其部落轂尋死分其部落貳城已西二萬餘落封其長子璽爲駱川侯貳城已東二萬餘落封其小子寅爲力川侯故號東西曹

建元二年秦雍二州地震裂水泉湧出金像生毛長安大風震電壞屋殺人堅懼而愈修德政

夏五月魏昭成帝諱什翼犍代王遣長史燕鳳詣秦通好或作入貢鳳字子章代人也少好學博綜經史明習陰陽讖緯昭成帝素聞其名使人以禮迎之鳳不應聘乃命諸軍圍代城謂城中人曰燕鳳不出者吾將屠汝代人懼送鳳出之拜左長史參軍國事時堅遣牛恬聘魏魏令鳳報之堅問曰代王何如人鳳曰寬和仁愛經略高遠一時之雄主也常有并吞天下之志堅曰卿輩北人無剛甲利器勍弱則進敵强則退安能并兼

耶鳳曰北人壯悍上馬持三仗驅馳若飛王上雄傷率服北土控弦百萬號令若一軍無輜重樵爨之苦輕行速捷因敵取資北南方之所以疲敝而北方之所以常勝也堅曰彼國人馬實爲多少鳳曰控弦之士四十餘萬見馬一百萬匹堅曰卿言人衆可爾說馬太多是虛辭耳鳳曰雲中川自東山至西河二百里北山至南山百有餘里每歲孟秋馬常大集略爲滿川以此推之使人之言猶當未盡鳳還堅厚加贈遺秋七月堅遣輔國將軍王猛前將軍楊安揚武將軍姚萇等帥衆二萬寇荆州攻南鄉郡晉荆州刺史桓豁救之八月軍於新野掠安一作漢陽民萬餘戶而還

建元三年春二月羌歛岐叛堅自稱益州刺史帥部落四千餘家西依張天錫叛將李儼堅遣輔國將軍王猛隴西太守姜衡南安太守南安邵羌揚武將軍姚萇等帥衆萬七千討歛岐於略陽三月張天錫帥步騎三萬擊李儼攻克大

夏武始二郡其征東將軍常據又敗儼兵於棊
谷儼懼退守枹罕遣兄子純謝罪於堅且請救
歛岐部落先屬姚弋仲聞姚萇至皆降王猛攻
破略陽歛岐奔白馬堅以萇爲隴東太守夏四
月堅使前將軍楊安建威將軍王撫帥騎二萬
會王猛救儼猛遣邵羌追歛岐王撫守矦和姜
衡守白石猛與楊安救枹罕與天錫將楊遐戰
於枹罕東猛大破之俘斬萬七千級天錫遂引
師西歸邵羌擒歛岐於白馬送之長安李儼將
賀肫說儼曰以明公神武將士驍悍奈何束手
于人王猛孤軍深入士卒疲弊且以我請救必
不設備若乘其怠而擊之可以得志儼曰求救
於人以免難難既免而擊之天下其謂我何不
若固守以老之彼將自退乃憑城固守不納秦
師猛白服乘輿從者數十人請與相見儼開門
延之未及設備將士繼入遂執儼猛責儼以不
即出迎儼以賀肫之謀告猛乃斬肫送儼歸長
安堅以儼爲光祿勳賜爵歸安矦以立忠將軍

彭越爲平西將軍涼州刺史鎮枹罕九月初淮南公幼之反也征東大將軍并州牧晉公柳起兵蒲阪征西大將軍秦州刺史趙公雙起兵上邽皆與之通謀堅以雙母弟至親柳健之愛子隱而不問柳雙復與鎮東將軍洛州刺史魏公庾安西將軍雍州刺史燕公武作亂庾反於陝城武反於安定鎮東主簿南安姚晁諫曰明公以周邵之親受方面之任國家有難當竭力除之況自爲難乎庾不聽堅聞之徵柳等還長安

冬十月柳據蒲阪雙據上邽庾據陝城武據安定皆舉兵向長安堅遣使諭之曰吾待卿等恩亦至矣何苦而反今止不徵卿宜罷兵各定其位一切如故各齧梨以爲信皆不從堅阻兵自守十一月魏昭成帝擊劉衛辰時河冰未成乃以葦絚約漸俄然冰合猶未能固乃散葦於上冰草相結如浮橋焉衆軍利涉出其不意衛辰帥衆來奔堅送衛辰還朔方遣兵戍之

建元四年春正月遣後將軍楊成世左將軍毛

嵩討上邽輔國將軍王猛建節將軍鄧羌攻蒲
阪前將軍楊安廣武將軍張蚝攻陝城堅命蒲
阪之軍皆距城三十里堅壁勿戰俟秦雍已平
然後并力取之二月魏公庾以陝城降燕請兵
應接秦人大懼三月楊成世爲趙公雙將荷輿
所敗毛嵩亦爲燕公武所敗奔還堅復遣武衛
將軍武都王鑒寧朔將軍呂光將軍馮翊郭將
翟儁等帥中外精銳三萬討之左衛將軍雍左
禁將軍竇衝率羽林騎七千繼發夏四月雙武
乘勝至於榆眉以荷輿爲前鋒鑒欲速戰光曰
輿新得志氣勢方銳宜持重以待之彼糧盡必
退退而擊之蔑不濟矣二旬而輿退光曰輿可
擊矣遂追之輿敗進擊雙武大破之斬獲萬五
千級武棄安定與雙皆奔上邽鑒等進攻之晉
公柳數出跳戰猛閉壘不應柳以猛爲憚已五
月留世子良守蒲阪率衆二萬西趨長安長安
去蒲阪百餘里鄧羌帥精騎七千夜襲敗之柳
引軍還猛又盡衆邀擊悉俘其卒柳與數百騎

入於蒲阪猛羌進攻之秋七月鑒等攻克上邽
斬趙公雙燕公武宥其妻子以左衛將軍雅爲
秦州刺史八月以長樂公丕爲雍州刺史九月
王猛等攻拔蒲阪斬晉公柳及其妻子傳首長
安猛屯蒲阪遣鄧羌與王鑒等會攻陝城冬十
一月羌等拔陝城獲魏公庾送於長安堅問其
所以反對曰臣本無反心但以弟兄屢謀逆亂
臣懼并死故謀反耳堅泣曰汝素長者固知非
汝心也且高祖不可以無後乎賜庾死原其七

子以長子襲魏公餘子皆封縣公以嗣越厲王
及諸弟之無後者苟太后曰庾與雙俱反雙獨
不得置後何也堅曰天下者高祖之天下高祖
之子不可以無後至於仲群不顧太后謀危宗
廟天下之法不可私也以范陽公抑爲征東大
將軍并州刺史鎮蒲阪鄧羌爲建武將軍洛州
刺史鎮陝城擢姚眺爲汲郡太守時仇池公楊
世遣使稱臣遂以世爲南秦州刺史是歲池陽
民某惑其婦言而欲殺母遂車載母辭詣親家

乃入南山母曰汝詣親家何至是也兒曰老婢何言遂下母於溪谷之間脫衣將殺之初婦謂其夫曰不可不得中衣來也兒不欲自脫背坐厲聲令母自脫母曰我生養汝至於今日汝信婦言枉殺我可不乞我此衣兒怒曰老婢復何言母呼曰天神山神當見此否言未卒聲忽見所持刀反貫其項而殺之投於山穴母乘車都歸昏而反家婦爲其夫還逆問曰得中衣來否母馳告隣人收其婦送官郡縣以聞堅驚曰宇

宙之內乃有此事將非怪乎於是轘而殺之

建元五年夏六月晉大司馬桓溫帥師伐燕慕容暐遣散騎常侍李鳳求救於秦秋七月溫進次枋頭暐衆屢敗又遣散騎侍郎樂嵩詣秦乞師請割武牢以西之地堅引群臣議於東堂皆曰昔桓溫伐我至灞上燕不救我今溫伐燕我何救焉且燕不稱藩於我我何爲救之猛密言於堅曰燕雖强大慕容評非溫勍也若舉兵山東進屯洛邑收幽冀之兵引并豫之粟觀兵崤

澠則陛下大事去矣今不如與燕合兵退溫溫退燕亦病矣然後我承其弊而取之不亦善乎堅從之八月遣將軍苟池洛州刺史鄧羌帥步騎二萬救燕出自洛陽趨潁川遣散騎侍郎姜撫報使於燕以王猛爲尚書令九月苟池等邀擊溫於譙大破之死者萬計溫師敗績乃引而還燕秦結好使相往來燕散騎常侍郝晷給事黃門侍郎梁琛相繼來聘晷與王猛有舊猛接以平生問晷東方之事晷知燕之將亾陰欲自計頗洩其事琛至長安猛勸堅留琛堅不許詳具琛傳是月京兆尹王攸上書獻十略一曰君道宜明二曰臣尚忠敬三曰子貴孝養四曰民生在勤五曰教無偏黨六曰養民在惠七曰延聘耆賢八曰懲惡顯善九曰伐叛討逆十曰易簡弘大堅納之以攸爲諫議大夫冬十一月燕車騎將軍慕容垂避害來奔堅聞垂至大喜郊迎執手甚厚禮之賞賜鉅萬王猛言於堅曰慕容垂燕之戚屬世雄東部寬仁惠下恩結士庶燕趙

之間咸有奉戴之意觀其才略權智無方兼其諸子明毅有幹蕘人之傑也蛟龍猛獸非可馴之物若借以風雲將不可復制不如早除之堅曰吾方以義致英豪建不世之功且其初至吾告之至誠今而害之人將謂我何乃以垂爲冠軍將軍封賓徒侯堅復遣黃門郎石越聘燕且索地於燕初燕人許割虎牢以西之地賂秦晉兵既退燕人悔之堅大怒遣輔國將軍王猛建威將軍梁成（梁平老之子也）建武將軍鄧羌帥步騎三萬伐燕以慕容垂爲鄉導十二月猛等攻燕荊州刺史武威王慕容筑於洛陽

建元六年春正月慕容垂世子令奔燕王猛遺慕容筑書曰國家今已塞成皐之險柱盟津之路大駕虎旅百萬自軹關取鄴都金墉窮戍外無救援城下之師將軍所監豈三千弊卒所能支也筑懼以洛陽來降猛陳師而受之燕衛大將軍樂安王慕容臧率精卒十萬將解筑圍自新樂進屯滎陽猛遣梁成鄧羌以精銳萬人卷

甲赴之大破滅於滎陽晉羌鎮金墉以輔國司馬桓寅爲弘農太守代羌戍陝城振旅而還堅以猛爲司徒錄尚書事進封平陽郡矦猛固辭曰今燕吳未平戎車方駕而始得一城卽受三事之賞若克殄二寇將何以加之堅曰苟不蹔抑朕心何以顯卿謙光之美已詔有司權聽所守封爵酬庸其勉從朕命遂寢司徒尚書之命三月堅以吏部尚書權翼爲尚書右僕射夏四月復以王猛爲司徒錄尚書事猛固辭乃止五月慕容令襲燕龍城不克而死六月堅復遣王猛督鎮南將軍楊安虎牙將軍張蚝建武將軍鄧羌等十將率步騎六萬討平燕冀乙邪堅親送猛於灞上謂曰今授卿精兵委以重任當先破壺關平上黨長驅取鄴此捷濟之機所謂疾雷不及掩耳吾當親督萬衆繼卿星發舟車糧運水陸俱進卿勿以爲後慮也猛曰臣庸劣孤生操無豪介蒙陛下恩榮內侍帷幄出總戎旅今杖威靈奉成算盪平殘胡如風掃葉臣雖不

武克不淹時願不煩鑾軫冒犯霜露但願速勅
所司部置鮮卑之所堅大悅秋七月王猛攻壺
關楊安攻晉陽八月燕太傅上庸王慕容評帥
中外精卒四十一作三十餘萬來拒猛克壺關執燕
附燕人大懼九月楊安進圍晉陽久之未下猛
留屯騎校尉尚萇戍壺關引兵助安攻晉陽因
爲地道遣張蚝帥壯士數百潛入城中大呼斬
關納秦兵辛巳猛安遂入晉陽執并州刺史東
海王慕容莊太傅慕容評畏猛不敢進兵屯於
潞川冬十一月辛亥猛留將軍武都毛當戍晉
陽進次潞川與評相持壬戌猛遣將軍徐成覘
燕軍形要期以日中及昏而返猛怒將斬之鄧
羌固請得止猛覘知評賣水饘薪不撫將士人
思爲亂有可乘之會笑謂楊安等曰慕容評眞
奴才雖億兆之衆尚不足爲慮況數十萬乎吾
今茲破之必矣乃遣遊擊將軍郭慶以銳卒五
千夜從間道出評營後傍山起火燒其輜重火

見鄴中暐懼遣侍中蘭伊讓評催之速戰評大懼遣使求戰甲子猛陳於渭源而誓衆曰王景略受國厚恩任兼內外今與諸君深入賊地當竭力致死有進無退共立大功以報國家受爵明公之朝稱觴父母之室不亦美乎衆皆踴躍破釜棄糧大呼競進猛望燕兵之盛馳騎遣鄧羌往擊之（詳具羌傳）羌與徐成張蚝等跨馬運矛馳赴評軍出入數四旁若無人搴旗斬將殺傷甚衆戰及日中評師大敗俘斬五萬餘人乘勝追擊所殺及降者又十萬餘人評單騎奔鄴猛長驅而東丁卯進兵圍鄴猛上疏稱臣以甲子之日大殲醜類賴陛下仁愛之志使六州士庶不覺易主自非守迷違命一無所害堅報之曰將軍役不逾時而元惡克舉勳高前古朕今親帥六師星馳電赴將軍其休養將士以待朕至然後取之猛未至鄴鄴旁剽掠公行及至遠近帖服號令嚴明軍無私犯法簡政寬民安其業更相謂曰不啚今日復見太原王猛聞之嘆曰慕

容玄恭信奇士也可謂古之遺愛矣乃設太牢以祭之十一月堅留李威輔太子宏守長安陽平公融鎮洛陽躬帥精銳十萬向鄴七日而至安陽過舊閭引諸耆老語及祖父之事泫然流涕乃停信宿猛潛如安陽迎堅堅謂之曰昔周亞夫不出軍迎漢文將軍何以臨勍而棄軍乎猛曰臣每覽亞夫之事常謂前郤人主以此而爲名將竊未多之且臣奉陛下神算擊垂亾之虜若摧枯拉朽何足慮也監國冲幼鑾駕遠臨脫有不虞悔之何及陛下忘臣灞上之言耶戊寅堅攻鄴拔之慕容暐等出奔高陽遊擊將軍郭慶執而送之辛巳堅入鄴宮諸州牧守及六夷渠帥盡來降附閱其名籍凡得郡百五十七縣一千五百七十九戶二百四十五萬八千六百六十九口九百九十八萬七千九百三十五郭慶窮追餘燼慕容評奔高句麗慶追至遼海句麗縛評送之堅散燕宮人珍寶分賜將士下詔大赦曰朕以寡德猥承休命不能懷遠以德

柔服四維至使戎軍屢駕有害斯民雖百姓之過然亦朕之罪也其大赦天下與之更始釋梁琛之囚除中書著作郎聞悅綰之忠恨不及見拜其子爲郎中暐稱孟高艾朗之忠於堅堅命厚加斂葬亦拜其子爲郎中以王猛爲使持節都督關東六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冀州牧鎮鄴進爵清河郡侯悉以慕容評第中之物賜之加美妾五人上女妓十人中女妓三十人猛固辭堅曰昔魏絳和戎猶有絲竹之賞山甫翼周實受牡（闕）之錫卿今功超二子任過管葛安得辭也其敬受之無違朕命堅賞潞川之功賜楊安爵博平縣侯鄧羌爲使持節征虜將軍散騎常侍安定太守賜爵真定郡侯封賞各有差以京兆韋鍾爲魏郡太守彭豹爲邑三千戶郭慶爲持節都督幽州諸軍事楊武將軍幽州刺史鎮薊賜爵襄城郡侯其餘將士陽平太守其餘州縣牧守令長皆因舊而授之以常山太守申紹爲散騎侍郎使與散騎侍郎

京兆韋儒俱爲繡衣使者循行關東州郡觀省風俗勸課桑農振恤窮困收葬死亾旌顯節行燕政有不便於民者皆變除之十二月遷慕容暐及后妃王公百官并鮮卑四萬餘戶於長安猛表留梁琛爲主簿領記室督他日猛與僚屬語及燕朝使者猛曰人心不同昔梁君至長安專美本朝樂君但言桓溫軍盛郝君徵說國弊參軍馮誕曰今三子皆爲國臣敢問爲臣之道何先猛曰郝君知幾爲先誕曰然則明公賞丁公而誅季布也猛大笑堅自鄴如枋頭行飲至之禮歌勞止之詩以饗群臣宴諸父老改枋頭爲永昌縣復之終世甲寅還長安封慕容暐爲新興侯慕容評爲給事中皇甫真爲奉車都尉李洪爲駙馬都尉皆奉朝請李邽爲尚書封衡（裕之子也）爲尚書郎慕容德爲張掖太守燕國平獻爲宣威將軍悉羅騰爲三署郎其餘封授各有差是歲省雍州南秦州刺史仇池公楊世卒子篡自立始與秦絕

建元七年春正月行禮于辟雍祀先師孔子太
子及公侯卿大夫士之元子皆束修釋奠焉高
平蘇通長樂劉祥並碩學耆儒尤精二禮堅以
通爲禮記祭酒居於東序祥爲儀禮祭酒處於
西亭堅每月朔旦率百僚親臨講論晉叛臣袁
瑾朱輔固守壽春爲大司馬桓溫所圍遣使求
救於堅堅以瑾爲楊州刺史輔爲交州刺史遣
武衛將軍王鑒前將軍張蚝率步騎二萬救之
溫遣淮南太守桓伊南頓太守桓石虔擊鑒蚝
于石橋鑒蚝敗績失馬五百匹退屯慎城丁亥
堅徙關東傖傑及諸雜夷十五萬戶於關中處
烏丸雜類於馮翊北地丁零翟斌於新安漉池
徙陳留東阿萬戶以實青州諸因亂流移避仇
遠徙欲還舊業者悉聽之二月以魏郡太守韋
鍾爲青州刺史屯墨將軍梁成爲兗州刺史射
聲校尉徐成爲并州刺史武衛將軍王鑒爲豫
州刺史左將軍彭越爲徐州刺史太尉司馬皇
甫覆爲荆州刺史屯騎校尉天水姜宇爲涼州

刺史扶風內史王統（權之子也）爲益州刺史秦州刺史西縣侯雅爲使持節都督秦晉涼雍州諸軍事秦州牧吏部尚書楊安爲使持節都督益梁州諸軍事梁州刺史復置雍州治蒲阪以長樂公丕爲使持節征東大將軍雍州刺史又以關東初平守令宜得人令王猛以便宜簡召英俊補六守令授訖言臺除正三月後將軍金城俱難攻晉蘭陵太守張閔子於桃山桓溫遣兵來救不克而還楊世弟楊統驍武得衆心起兵武都與楊纂爭分堅遣秦州牧西縣侯雅梁州刺史楊安益州刺史王統并州刺史徐成及羽林左監朱肜揚武將軍姚萇帥步騎七萬先取仇池進圍寧益夏四月雅等次嶓峽仇池公楊纂帥衆五萬來拒晉梁州刺史弘農楊亮遣督護郭寶卜靖帥千餘騎助纂戰於峽中爲雅所敗死者什三四寶等亦沒纂收散兵遁走雅遂進攻仇池楊統帥武都之衆來降纂將碩密亦來降請爲內應纂懼面縛出降雅釋其縛送之長

安堅以王統爲平遠將軍南秦州刺史加楊安
都督南秦州諸軍事鎮仇池先是王猛破張天
錫於枹罕獲其將燉煌陰據及甲士五千人堅
既東平六州西擒楊纂欲以德懷遠且跨威河
右遣據帥其甲士送還涼州使著作郎梁殊閻
負送之因命王猛爲書諭天錫曰昔貴先公稱
藩於劉石者惟審於疆弱也今論涼土之力則
損於往時語大秦之德則非二趙之匹而將軍
翻然自絕無乃非宗廟之福也歟夫以秦之威
旁振無外可以回弱水使東流返江河使西注
關東既平將移兵河右恐非六郡士民所能抗
也劉表謂漢南可保將軍謂西河可全吉凶在
身元龜不遠宜深算妙慮自求多福無使六世
之業一旦而墜地也天錫大懼遣使謝罪稱藩
堅卽署天錫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河右諸軍
事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涼州刺史西域
都督護西平公夏五月吐谷渾王辟奚（葉延之子也）
聞楊纂降大懼遣使獻馬千匹金銀五百斤堅

大悅拜辟奚爲安遠將軍瀍川侯秋七月七日
堅如洛陽下書曰士死知已由來格謨故喬公
一言魏祖追慟趙司隸高平徐統往在鄴都識
朕於童稚每思其慭勤之言弗敢忘也可召其
子孫詣行在所八月以光祿勳李儼爲河州刺
史鎮武始九月堅還長安歸安元侯李儼卒於
上邽復以其子辯爲河州刺史冬十月堅如鄴
狩於西山親馳射獸遊獵旬餘樂而忘返伶人
王洛叩馬諫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萬乘
之主行不履危故文帝馳車袁公止轡孝武好
畋相如獻規陛下爲百姓父母蒼生所係何可
盤於遊畋以玷聖德今久獵不歸若禍起須臾
變生不測者其如宗廟何其如太后何堅曰善
哉昔文公悟愆于虞人朕聞罪于王洛信吾過
也爲之罷獵還宮王猛因進言曰畋獵誠非急
務王洛之言不可忘也因賜洛帛百疋拜官箴
左右自是遂不復獵十一月堅聞桓溫廢海西
公謂群臣曰温前敗灞上後敗枋頭十五年間

再傾國師六十歲公舉動如此不能思愆自貶以謝百姓方更廢君以自悅將何以自容於四海乎諺曰怒其室而作色於父母其桓溫之謂矣車騎大將軍王猛以六州任重言于堅請改授親賢及府選便宜輒已停寢別乞一州自效堅報曰朕之于卿義則君臣親踰骨肉雖復桓昭之有管樂玄德之有孔明自謂踰之夫人主勞於求才逸於得士既以六州相委則朕無東顧之憂非所以爲優崇乃朕自求安逸也夫取之不易守之亦難苟任非其人患生慮表豈獨朕之憂亦卿之責也故虛位台鼎而以分陝爲先卿未照朕心殊乖素望新政俟才宜速銓補俟東方化洽當袞衣西歸仍遣侍中梁讜詣鄴諭旨猛乃視事如故十二月以河州刺史李辯領晉興太守還鎮枹罕徙涼州治金城益州刺史王統攻隴西鮮卑乞伏司繁於度堅山司繁帥衆三萬來拒至於苑川統潛襲度堅山司繁部落五萬餘皆降於統其衆聞妻子已降不戰

而潰司繁無所歸亦詣統降堅以司繁爲南單于留之長安以司繁從叔乞伏吐雷爲勇士護軍撫其部衆是歲唐水沉溢高岸崩頹安嶮城角之下有大積木交横如梁柱

春秋第三十六卷

就李 屠喬孫
項琳之 仝訂